

月是故乡明

文 集

作者：周 杰



月是故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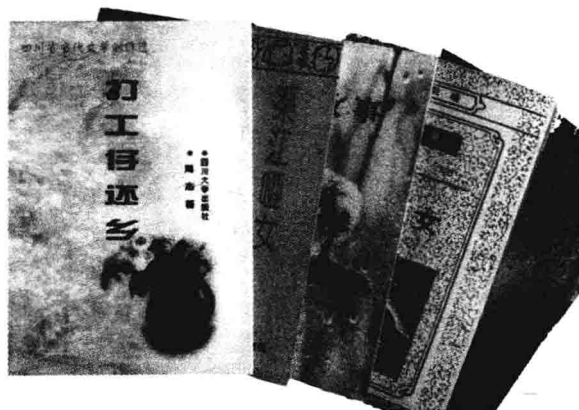
文 集

作者：周 杰



作者简介

周杰，原名周仁杰，四川岳池县人。坚持业余创作，有300多篇200多万字的作品发表，其中20余篇上获省级以上优秀作品奖。主要文学著作有：长篇小说《渠江哑女》、《痴情女》、《人生环形道》，中篇文集《打工仔还乡》，短篇小说选集《寻常故事》，报告文学《当代昭君》和多篇散文作品。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文学是人类精神的

家园

李炳银

1995.12.12.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著名评论家李炳银为本书作者题词

少年志 作家梦

(代序)

我的作家梦始于青少年时代。

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质朴的农村妇女，不识字。她整日劳累，疲惫不堪，无暇顾及子女教育，抚育我长大的是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以聪慧能干闻名乡里。从祖母嘴里讲出来的故事娓娓动听。什么《筒筒儿》，什么《拇指姑娘》，天上地下的故事样样有。这些颂扬人间真情，宣扬正直和善良人性的故事把我带进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上学以后，故事里的人物便跃然在我的作文里。

村小离我家两里路。我启蒙那天下着雨，道路泥泞，我坠入了路边的粪池。过路人将我救起。家里人给我洗澡换了衣服，父亲带我上学去。我用的第一支笔是从朝鲜转业回乡的二舅送的，是一支“派克”金笔。二舅说，这支笔是他在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军战利品。他自己舍不得用，留着送给有学问的人。我深知二舅的良苦用心。他是以此鼓励我为国发奋读书。

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能写会算，是乡里有名望的“老彦”。在农村土改和农业合作化时，他担任会计。他教我读书，教我写字，教我学珠算。他把心血倾注在我身上。

县城离家十多里路。每到星期日，我从家里拿上一两角钱，邀约两三个小伙伴进县城去。在新华书店或小人书社，我们常常静静地站在书架旁边品味着自己喜爱的图书，直到很晚才摸黑回家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杨家将》等古典名著，从小说到连环画我几乎看遍了。有一天，我从家里偷了几枚铜钱去卖。父亲很生气。但当他得知我把钱全用来买书的时候，他宽恕了我。

小学四年级开始，我的文章开始崭露头角。学校每学期要为我作文开辟壁报专栏。进入初中之后，我的功课学得不好。因为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阅读课外书籍。我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苏拉的故事》等书籍，我读初一就读过了。同时，我还阅读了许多报刊杂志，并开始记日记，写小说。初三上学期，我长达两万多字的小说《星期六晚上的风波》在学校引起轰动。从此，同学们叫我“作家”。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我那些文章不伦不类。叫我“作家”，是对我的讽刺和鞭策。这也成为我致力创作的动力。

我的中学阶段正值动乱年月和饥荒年代。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学生同机关干部一样，参加运动，去农村劳动，去山区运矿石、炼铁，每学期学习时间不足三分之一。社会不安宁，老百姓缺吃少穿。我的家庭陷入极端贫困之中。父亲无钱供我和弟弟读书。我在学校享受每月两元伍角钱助学金。粮食不够吃，便从家带些菜蔬，两根红薯也要生活一天。1959年春季开学时，父亲将家里一幢住房卖掉，收入的260元现金给我缴当年学费并维持家里半年的生计。有人责怪父亲是败家子。现在看来，可敬可爱的父亲实在是一位眼见卓识者。倘若他不卖掉房屋，我便成了失学儿童。我应当永生永世感谢父亲。我的父亲从青年时候起就患白内障，后来眼全失明了。我母亲和祖母先后去世，失明的父亲担当起一家生活重担。他毫无怨尤地顽强地支撑这个贫困的家，直至我大学毕业挣钱来感恩于他老人家。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劳动工地，无论有多苦多累，我始终坚持写日记，写心得。直到高中毕业我已记了20多本日记。这种良好的写作习惯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毅力，同时提高了写作水平。

初中毕业时，学校不举行升学考试，学生全都进入高中中专学习。这时，党中央号召学生为祖国发愤（当年为了应对“苏

修”，将“发奋”，改为“发愤”）读书。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名列全校文科第一名。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后，我有系统地学习文艺理论，有计划地阅读中外书籍，并着手创作，继续在报刊发表作品，终于圆了作家梦。

不过，在作家的名号下我另有职业。这些年来，我担任过中小学教师，机关文员，报刊编辑、记者，并在教委和招办任职，同时还有其他社会工作。无论从教还是从政，我都工作繁忙，整日公务缠身，只是利用节假日或者晚上搞业余创作，创作并发表文学作品两百余篇共一百多万字。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儿孙满堂，没有人给我下达创作任务，但我对文学创作出于不可救药的嗜好，痴心不改，热情依旧，一生执著，这种剪不断的作家情结是源于我的少年志和作家梦。

（本文应四川省教育报刊社《今日中学生》杂志稿约而写，于2001年6月上旬刊出）

目 录

第一部分 散文

一、看家乡山水（12篇）	1
回老家看看	1
陆游来过我农家	5
秀美的川东西子湖	11
银城夏日风景靓	14
这里曾经辉煌	17
金城山纪行	20
牌坊村纪行	23
初夏时节肖溪行	51
两个天池印象记	54
探奇寻幽访明月	57
周家山的园林	59
游龟峰记	62
二、写川东人物（新闻、通讯26篇）	64
写柴云振；满目青山夕照明	64
写冯忠本：老劳模冯忠本印象记	68
写王明达：蜡炬颂	70
采访笔记：现在还不该轮到为他开追悼会的时候啊	75
写王明康：用心血浇灌桃李	79
写陈中和：老树春深更著花	81
写粟芙蓉：天才和智慧不能与生俱来	82
“芙蓉”何能早争艳	84

永远追寻一个目标·····	86
致富农民杨天全办起文化活动中心·····	91
一人田上绣花，三人离土经营·····	92
写黄文新：老树叶新绿·····	94
写李晓枫：静悄悄的葬礼·····	95
写明亮、漆小林：书记县长心系贫困生·····	96
写颜兴义：第三产业的好带头人·····	97
写黄天琦：农村文化专业户给教师发奖励金·····	99
写刘孝先：他打开了肉鸭销路·····	100
写陈景凤：意志铺成自强路·····	103
写孙灵等：托起明天的太阳·····	105
写胡汉成：有女无儿也享福·····	107
写赖克江：大气魄，大胆识·····	109
农民架线队展雄风·····	110
拜会王维舟将军·····	112
写周西卜：道德是永存的·····	114
写刘怀钦：诚心昭日月·····	118
写肖大福：川东硬汉·····	122

三、远方的风景（游记7篇）·····	132
大西北之旅·····	132
海南行·····	146
西安一日游见闻趣话·····	152
女皇故里行·····	155
去碧峰峡看鸟兽·····	159
艰难川中路·····	161
红原之旅·····	165

第二部分 小说、故事

一、小说12篇·····	170
女校长醉酒·····	170
度蜜月的女人·····	172
“外星人”不买单·····	174
书记家有戏·····	177
奶缘·····	180
考试·····	186
富豪人家连环案·····	188
挑战极限的女人·····	194
下岗女工·····	200
夜走文化巷·····	203
倾诉：特级教师的忏悔·····	209
倾诉：我在书记家当保姆·····	213
二、传奇故事1篇·····	220
双枪六姨太传奇·····	220
三、村官的故事6则·····	264
四、情感故事9篇·····	268
网恋之痛·····	268
远方的牵挂·····	273
情感回归路·····	278
尘封的柔情·····	282
甜女的故事·····	300
别轻意言爱·····	316
求职之路·····	322
发廊妹辛酸泪·····	327

四姑娘·····	331
----------	-----

第三部分 说三道四(共46篇，其中影视评论20篇)

燃起希望的明烛·····	336
拉郎配与瞎眼伯乐·····	336
去除草民心态·····	337
反戈一击与教师外流·····	338
改革在乡小·····	340
也谈海南热·····	341
野蛮的南充人及其他·····	342
“拾破烂迎亚运”种种·····	343
呵，圣果-圣火·····	344
突击“农转非”随访录·····	344
丑哉，“嘉陵江”雕塑·····	346
要婷婷少女，不要巾帼力士·····	346
呼唤真诚·····	347
荒唐的新发现·····	348
关于离退休制度的两点建议·····	349
有感于“建议领导偕夫人同行”·····	351
我们为自己喝彩·····	351
女人该嫁什么？·····	353
这类欺骗宣传应当废止·····	355
岂容“骆驼祥子”闹银城·····	356
夏夜随笔·····	357
禄叔的遗恨·····	359
校庆献词·····	359
校庆感悟·····	361

享受生活，珍爱生命·····	364
要人权还是要狗权·····	364
评影视20篇·····	365
刘慧芳与祥林嫂//兼评《渴望》现象·····	365
看电视剧《孽债》·····	368
看电影《巴山夜雨》·····	368
野种文，野种情·····	369
怪罪月亮干什么·····	370
一句话评论·····	371
电视剧《走向共和》语录·····	372
安禄山是历史的功臣·····	372
三言两语说《三国》·····	373
文革是一场忠义大悲剧·····	375
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	375
看电视剧《雍正王朝》·····	376
对四部电视剧的议论·····	377
看电视剧《大明宫词》·····	378
小议电视剧《大宅门》·····	379
看电视剧《汉武帝》·····	380
看电视剧《闯关东》·····	381
看电视剧《李小龙传奇》·····	381
看电视剧《走西口》·····	381

第四部分 长短句（诗、联、歇词）8篇

别一中·····	383
致女友·····	383
寄远方·····	386

先驱、张志新颂·····	388
盼小平·····	393
送耀邦·····	393
民生桥茶馆题词·····	394
师德之歌·····	394

第一部分 散文

《看家乡山水》12篇

回老家看看

童年时候，老祖母指着房梁上一窝小燕对我说：“这些小燕子长大飞出窝明年还会飞回来的，孙子，你长大了还会回来吗？”我回答说我会回来的。

历经十年寒窗苦读，离开故土来到城市。在城市有了工作，有了新家。老家离县城虽不甚远，然而，一家人进城以后，老家的路就变得十分遥远了。可再忙也忘不了每年回老家看看，忘不了清明祭扫祖坟，忘不了拜访老亲，忘不了兑现给老祖母的承诺。

前不久，老家来说，广（安）南（充）高速路从老屋前通过。我终于生出回去看看的念头。

冬日的天空阴沉沉的。特别寒冷。村庄和田野烟笼雾罩。上午，乘公车在万寿下车，沿建设中的广南高速路段步行。

施工承包方是中铁17局。施工工地热火朝天，挖掘机轻舒猿臂，工程车多装快跑，忙碌不停。不多时搬走一座山丘，不多时填平一个沟谷。随着推土机、压路机的推碾，平坦宽阔的路基奇迹般地向前延伸。沿线老百姓理所当然地为高速路的建设作出奉献和牺牲，活人让房，死人让地。房屋拆迁了，坟墓迁走了。50米宽的路基上杂乱的堆放石头和泥土，两边的简易民宅随处可见。据群众讲，拆迁房屋的砖混结构每平方补贴110元，木石结构补贴70元。由公路指挥部统一建房卖给拆迁户，每平方200多元，由住户承担。广南路岳池连接线进口处，“高坑桥农民新村”正建设中。几十幢一楼一底别墅式农家小院正拔地而起。庭院四周种上花草树木。搬进新居的村民，家家会安上电灯，用上清洁的自来水和方便的天然气。处处会呈现新农村的景象。不

过，绝大多数村民必须离乡背井拼命去挣钱购房，享受好日子。当然，这种农民新村不过是供观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漂亮盆景”，它不能代表全县大多数农村，更不能够改变农村穷、农民苦的现状。但是，毕竟高速路带给农民一种机遇，一种走向城市化和致富路的良好契机。

从广南高速路岳池站向东（广安方向）步行大约三公里，便到我老家——镇龙乡堰塘湾周家山。

老家这一带地处浅丘，土地肥沃，有山有水有树林。照理说，这方水土可以好好地养活这一方人。然而，自从我懂事开始，看到的是对老百姓瞎折腾，致使乡村破败和荒凉，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不多年，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人，却创造了不一样的奇迹，老百姓过上了不一样的日子。事实表明，家乡的老百姓与全国各地农民群众一样，朴实而勤劳。他们只要有一处安稳的地方，只要有一段平静的时光，他们的创造天赋就会发挥到极致，就会像蜜蜂酿蜜那样，把自己的生活雕琢得有滋有味。

冬日的天气阴沉沉的，老屋笼罩在层层雾气里。走近老屋，发现它如同风烛残年的老者，佝偻着腰，歪斜的柱子，脱落的壁头，变了形的门窗，像一张张苍老的嘴脸，默默地诉说着岁月对它的遗弃。老屋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我在屋里伫足良久。老祖母的床铺和针线盒，母亲的灶台和背篋，父亲的凉椅和锄头。看着这些，我便回忆起和他们相处的岁月和一桩桩铭刻于心的往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虽然每年回老家一两次，但停留的时间短。一些人，尤其青少年对我新奇而陌生，楞楞地站着张望，一脸迷惑。自己对他们叫不出姓名，也十分尴尬。儿时的朋友大都有了儿孙，他们的脸上布满皱纹，表情木讷，但藏于心底的仍然留有些许童年的乐趣。年过古稀的老者蹒跚过往，他们的壮年时光给了我威严、冷漠和责骂，也不乏关怀怜爱。如今，他们病痛缠

身，手脚不再灵便，言辞也不甚清晰，但目光却有了慈祥、豁达、宽容，甚至天真。与我谈起家常来总是没完没了。比他们更老的人不见了。我知道他们走了，出了地坝沿着山路走的，是晚辈们抬着他们上山的。这其中就有我的老祖母、母亲和父亲。他们曾在这座老房子里休养生息，艰苦奋斗，最终没有走出这个山村，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守望着故乡的山山水水。

改革开放年代，家乡的老百姓填饱了肚皮，他们不再困守穷庐，而是走出家园远离故土去打工挣钱。老家的青壮年大都走了，剩下一些人在高速路建设工地做零工。男劳力备石料，砌保坎、修涵洞和天桥。女的挖排水沟、种树栽草。他们额头上渗出汗珠，脸上却露出憨厚的笑容。我问他们累不累，工资高不高。他们说，这些年外头的活路也不好找。有时是白送盘餐（路费），挣不了几个钱。在本地做工不图啥。虽然时间长，工资低，但比远离家乡要强些。其实我的乡亲们没多少文化，也没特别的技能。他们要求不高，对活路不挑三拣四，找个工地做些城里人不屑做的活，他们便有使不完的劲去做好。但即便如此，找个活儿也不是容易的事。村里的有些泥石工和抬脚，他们每回进城后就坐茶馆，一边打牌、喝茶一边等活干。他们有耐心和毅力，见了熟人就搭话，找到了事情就去做。他们一般做的活路是修路、架设电线和建房造屋等体力劳动。其实，土地才是他们的根。无论外出还是在本地做工，他们都是想用自己的劳力换些油盐钱、肥料钱，为孩子筹点学费，全家人添几件新衣服，每月多吃几回油荤。就为这些，他们在大城市里建设别人的家园。他们开山打石、挑担运土，挥汗如雨，做脏话累活苦活。我曾去过他们劳动的地方，见他们几十个人挤在潮湿的工棚里睡觉，常常一群人蹲在缺少油荤的一盆萝卜白菜面前大口大口的吃。他们的活路没有什么技术成分，而是重复着那些沉重的肩挑背扛、挥锤打石、抬电杆等等原始劳动。在他们如雨的汗滴的浸泡下，城市里竖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公路、铁路向前延伸。而他们得到的薪金也源源不断地寄回来养家糊口。少数挣多了钱的甚至还修房造屋。有

了钱，他们便心满意足。为了挣钱，他们累死累活心甘情愿。

故乡的老百姓对我在城里有份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很是羡慕。有时，在城里遇到事情，如子女上学，患病住院等等，他们会来找我。来时，他们总是会带些农副产品，或者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给我买些糖果之类的东西。我若去帮他们说几句话，他们会感恩不尽的。而我面对我的故乡人，总是那么不自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心里和他们有了距离。其实，我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离开他们。故乡是我的根，故乡的老百姓永远是我的亲人。

我在老屋后面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边走边看，万千思绪拥上心头。记得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家老屋后面是青山碧树。那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园林。这片园林大约方圆两平方公里，是祖辈几代人，上百年培育出的秀美家园。假如那片园林保留至今，一会是一座天然的森林公园。1960年大兴“公共食堂”的岁月里，不仅人畜，就连竹木也难逃劫难。我家和各地的园林一样无例外地被砍伐殆尽。那时，我初中毕业，十五六岁，回家见园林被毁，痛心疾首。写了一篇《故乡的园林》。这是一篇为被砍竹木写的祭文，是说明文。把故乡园林的方位，布局和园内林木的品种、数量以及园中的飞禽走兽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记叙和说明。40多年之后重返故园，扑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坡，房前屋后除零落的几棵杂树和萎靡不振的几丛竹子以外，便是拓荒者留下的荆棘。《故乡的园林》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禁不住要对苍天呼喊：“还我绿荫，还我秀美家园，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值得庆幸的是，广南高速路的修建给故乡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高速路离我老屋大约500米远。公路建设征地对当地村民给了补偿。同时，沿线山村实行退耕还林。老家的山头上将种上绿化树。但愿当地政府既要讲形式，又要注重内容，“年年栽树不见树”的现象不要再重演。明年的植树节，我打算带些树苗和树种回去，为家乡添一分新绿。

暮色中，我离开老家匆匆赶路回城。

回一次老家，多一分领悟。对今天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城市